

雨 個 時 代

著 蔡 白 余



小 叢 書 之 一

兩 個 時 代

余 白 萊 著

小 叢 書 之 一

版初日五十月七

書叢小

種一第

編主楓侯

者刷印

社版出合聯

處售經總

社版出合聯

號三二五路飛霞海上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代時個兩

著萊白余

分五角二價實

把一些墨水塗在紙上來打發了年青生命最好的一段日子，對於我已三年以來的了，這樣的生活對一個年青人會有什麼好處，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很茫然。我能够對每一個親切的讀者說些什麼呢？關於我底寫作，除了這是我底第二次的結集，很顯然地我底青春是被化費得不少了，因此，有的時候我覺得這樣的生括簡直就是一齣可怕的悲劇。然而我一直是有能力從這悲劇裏衝出來。

現在，我是走進一個比「學校」更大也更險的社會裏來了。白天，我爲生活而忙着，因此忘却了許多生命底悲哀。然而單是這樣的一點點對一個不幸的人算是很可慶幸的時候，它也偏要吝惜它底給與，每當夜幕張起來的時候，一股可詛咒的寂寞感就很快地佔領着我底心頭，這時候我竟然變得那麼軟弱：我底頰邊再也沒有像白天那樣老掛着安詳的微笑，一切不是一個年青人經得起的事物，就像千鈞的重載緊緊地壓在眉梢上來。我覺得我底呼吸也快要窒息着了。

於是，我只得再借重那根曾給我詛咒過不知多少次數的筆桿，爲了忘却眼前的寂寞，便把我想要說的話宣洩出來，這便是彙集在這裏的幾篇東西。不消說這樣的東西跟親切的讀者們所期待的標準距離得意外地遠。但你良善的人喲，倘若發現了那裏邊也有着自己所要說的話而感動，不管我是否能夠知道，我將因了這而喜愛它們了。

但你良善的人呵，當我有了動筆這念頭的時候，那就是我決心不再把自己的不幸向別人宣洩的開始。一個我所欽敬的人說過：「革命者是爲了尋求不幸才活着的。」我知道我不配。但個人的得失在這艱苦的年頭算不得什麼，我想是決不會錯的。那麼，你良善的人呵，在這小冊子裏，最低限度，我要做到的，就是不要損害你們精神上的健康和快樂吧！

關於我底寫作，在我底窄小的友羣中有不少的友人都應該提到的。朋友賴是

個永遠捏緊拳頭的鐵青年，他的精神給與我不不少的啓發，趙是個以友情爲第二生命的好心人，在很久的以前就不斷地給我以鼓勵的，史和伍也是最該記起的兩個人，他們底熱切的渴望使我慚愧。現在我已是遠離着這些親切的友人們了，爲着生活，使我們不知重逢於何日！我想，就將藉這本書給他們知道我底消息。

目錄

兩個時代·····	一
在海外·····	一五
遊子·····	二九
老洛伯爾·····	四三
沒靈魂的人·····	五七
夜深時·····	六九
女貴族·····	七九
亞麗安娜·····	八九

生命對付某種人往往擺出像債權者那兇狠的一副臉孔，牠今天逼你要還這，明天逼你要還那；人活着，彷彿只是爲了履行清償債務這義務。生命也當真非把牠底對手剝削得精精光光，決不會有歇手的日子似的。

他們是一男一女和一個還不會斷奶的嬰兒。因爲貧困，沒有營養，加以男的染上吃紅丸這惡癖；女的靠了一點甘諸來作爲延續自己底生命的營養料，也化作乳汁給那嬰孩吮吸得一乾二淨；而那些乳汁偏又稀薄得像白開水，所以他們底臉色都黃裏泛黑，彷彿長久不曾洗刷過的銅器一般。

村裏，年青力壯的和稍許有些志氣的男子都跑到加利福尼亞，南洋羣島……謀生去了。贖下來的便只是那些老弱的男子和被目爲不中用的娘兒們和孩子們。土地在荒蕪着，彷彿從不會有過人類底勞動的痕跡。人們都只會翻着眼，張大嘴在等待他們底遠在海外的父親，丈夫，或是兒子底給養，可是不知道怎麼一來

這原先一向是安穩穩的生活卻一聲不響的坍倒了，以後便一直沒有錢寄回來，人們起先也不會預想到會有這麼的日子，大都是浪費多於節儉。因此貧困立刻就成為每家流行的現象。生活的來源一天天的在枯竭，而昔日的孩子們是長大起來，青年的變成年老，年老的且走向死亡的路上了。……然而人們遠在海外的父親，丈夫，或是兒子依舊是很少把錢寄回來。這樣子，離村裏三里外的鎮上，那曾有過在一個月裏收到三千封保險信的三等郵局，現在也遠比先前清閒得多了。

生命對於人們已不再是一種享受，而是一種債務了，大家只好接着嘴，百無聊賴地對那渺茫的命運詛咒着。更年青的這一代，只要是身壯力健的都挺着胸脯，勇敢地投奔各自認為是有希望的路去了。

留下來的依舊是那些老弱的男人和被目為不中用的娘兒，孩子們。

那染上紅丸癬的男子原先是個修桶匠，但由於吃上紅丸便索性把這營生也擱

開了。在肚子癱得太兇的時候。他纔挺起腰板勇敢地向那些吸上癮的人家兜售紅丸，可是賺得來的錢也僅够他一個子花。在四十歲那年，他底女人已給他生下一男一女了。女的一向就帶着這兩個小傢伙到處叫化。男的因爲在一千回的小心中的一次疏忽，被警察搜出藏在稻草堆裏的紅丸拘提去了，爲着二百元的贖款，結果忍心害理地把那剛滿六歲的長女賣掉了。那時候做家姑的還活着，可是由於這殘酷的打擊竟有點支撐不住了，就在往後三年的一個春天裏終於抑鬱地告別這世界；於是又別得將那已滿五週歲的男孩給一個無子的鄉紳交換到一筆葬喪費，此外還抽出大部份支付那迫得很兇的債務。這樣子，留下來的就只是赤條條的兩根光棍了。跟着這女的又給那男的生下一個男孩，一直到現在還需要抱在手裏。

屋子裏彷彿不會有過人類寄居似的空洞，因爲能够出賣的東西老早就賣掉了。再加以近來風聲緊急，說是私販紅丸的，要是給抓住就得槍斃，吸食紅丸的也

得罰款兼坐牢；男的因此就不大出門，而且決心戒除這種嗜好。但這麼一來那肚子就怪不爭氣，整天「咕嚕：咕嚕：」的在吼着，鼻涎，唾沫星子一股股的吐噴的，一整天就只好挺屍一般躺在一張破木床上。女的照舊抱着懷裏的嬰孩到村外的富戶人家叫化。唉長歎短的把一天所得的殘羹冷飯捧回家裏，首先就得孝敬她底丈夫。

「哎……啲……我的老天呀！……我的肚子受不住哪！……」紅丸販子尖着刷沙鍋似的嗓子，翻開流着黃涎子的爛眼臉，嘎啞地嘶叫着。

睡在母親懷裏的小傢伙給鬧醒了，小手指茫然地摸索着母親底奶子，可是那乾的奶子差不多化得無影無蹤了，於是小傢伙彷彿賭氣似地哭着：

「哇哇哇哇……」

天快黑了，大而通紅的落日正墜在山腳的那邊，這時候有着一縷淡淡的陽光

從西向的一個小窗上溜進屋裏來。

「你，……你，小雜種……小鬼頭，我打拆你的！手」母親伸開了蒼白的掌心狠狠地裝着真的要敲下去的姿態，但隨即止住手了，只是苦口苦臉地歎了一口氣。

「……我的老天爺爺……老天爺爺……你要我的命儘管要吧！……我的肚子真的受不住囉」：紅丸販子就像一個受了委屈的孩子撒賴似地在床上翻滾着，幾顆汗珠從蒼白的額角上順着顴骨一直滾進頸頸來了。

「唉……你叫我怎麼辦呢？……你……你……這……不……好……死……的！」女的瞪着通紅的眼珠，生氣地嘟囔起來。

男的沒答腔，女的跟着也不咕嚕了，躲在懷裏的嬰孩也很乖巧地不哼唧一聲。屋子裏陰洞洞的立刻溢漾着死一般的靜寂。

生活上一切的波瀾，風暴，陷阱，和磨折……很快地就填塞着兩個大人底腦筋裏來了。他們記起當祖父們還是年青的時代，加利福尼亞開發金礦的消息是怎樣激動着村裏每個人底心啊。年青人，那怕昨天纔是洞房花獨夜，也得抖擻着精神，撇開了嬌妻故里，踏上萬重的征途了。老年的和婦孺們底心也在躍動，開始神往於那些暴富後的日子了。不錯，當年青的祖父們抖着斑白的鬚髭歸來的時候，這些夢想竟然實現了：村裏的屋子，祠堂，碉樓：都重新改建過，男子們喝着平素不輕易敬客的佳釀，捏着勃朗寧躲在碉樓裏替這暴富的村莊守夜，娘兒們也開始愛把各種金屬的裝飾來炫耀自己的身份了。……然而現在，當兒子們已能做祖父的現在，年頭是苦惱的，歲月是寒涼的，屋子，祠堂，碉樓，……陳舊得快要傾圮，人們且將在死亡的路上流轉了。這究竟是個什麼世界啊！想着自己這一家原先也像別人一樣有着一個黃金時代，而現在贖下來的却只是精光的四壁。接着那

鬻男賣女的一幕又以最透明的光度露臉了。……

於是那女的趕快用手蒙着眼睛，而躺在床上的丈夫却驀地乾叫道：

「你……你……給我拿刀來吧！我再也不想活下去囉！」

女的沒給他答腔。於是男的繼續又：

「包邊村呀，陸廟祝公說過，「包邊」這名字根本是壞了風水，村口那兩顆龍眼樹該斫下來的……」

女的擡起頭，打個呵欠，不耐煩地囑道：

「你沒造化的，死鬼！你少說句話吧！」

夜色已開始在遼遠的山腳那邊顫動着了，烏鴉撒開矯健的黑翅衝進林子裏去，不斷地送來了幾陣清亮的啼叫：啞……哈……啞……啞……。

聽着這不祥的預告，便立刻繃着眉梢，彼此都跌進沉默的深淵裏了。

有人背叉着手，偏偏倒倒地從蒼黃的暮靄裏闖進屋子來的，正是唐鄉紳家的管賬老趙。他翻着醉醺醺的紅眼皮，扯起混濁的沙嗓子；

「噯，是壽長嬌麼？唐少爺下禮拜六要種痘，是下禮拜六清早呀……老闆吩咐你趕快把「痘種」弄妥當……聽見沒有呀？」

「是……是……」屋子裏的人趕忙地應道。

管賬的繼續低聲地嘟囔幾句，於是搔着頭，大搖特擺地又踱出去了。

想到這是一樁多麼殘酷的買賣：爲着村裏唐鄉紳家這碩果僅存的富戶一向排斥洋痘，便忍心害理地用刀子戳破那還沒斷奶的嬰兒底嫩臂，於是讓牠腐爛，經過一星期的時間，那傷口就化成一個腐臭的大膿泡，這之後，就作爲「人痘漿」首先向唐鄉紳家兜售了。往後還需要到其他也不相信洋痘的人家去擴大這買賣。那麼地想着，父母的心就像給鉛塊壓着一般沉重起來。

男的終於用手支着身體，自解自慰地嘆道：

「落葉也有歸根啊，誰叫人窮命賤呢？……」

女的一言不發地給他一個回答。光是追悔或太息，就能夠將他們從貧困裏拯救出來麼？她只是默默地咬着下唇，從屋角裏摸到一盞菜油燈，於是借着已燃起的一點亮光，手裏的一柄小鏽刀，便輕快地戳破了小小的嫩臂底表皮。

「嘩……嘩……嘩……」小傢伙猛然地驚覺了，四肢頑強地抖動着，一邊吊起破啞的嗓子啼哭了。

聽着這小生命底可怖的哀號，想到雖則這暫時的犧牲在一星期後就取得一種輕微的代價，男的將可以治病，女的將可以減少出外叫化的次數，而那嬰兒也將得着較好的乳汁。然而這竟是個割肉補瘡的悲劇。更不幸的是由自己親手完成。那女的終於經不起內心的譴責，用手蒙着頭，嚶嚶地低泣了。男的也閉着眼，癡

着嘴，企圖在夢鄉裏找尋苦難的安息地了。在屋外，正噓着淒厲的夜風。……

烏鴉又在屋頂拖長着聲音叫着，彷彿唱出一個靈魂底不安的預感。嬰兒因為體質的輕弱，連啼哭的能力都沒有了，慢慢地發出低微的鼾聲，像小貓躲在窠裏那麼地安然的母親底懷裏。於是在還帶着淚痕的母親底臉上，泛起一點勉強的笑容了。

這時候，門外晃動一支火把，忽的又隱沒了。

夾着淒厲的風嘯，忽隱忽現的可以聽到：狗在吠，鷄在啼，人在奔跑：那聲音漸大漸亮，忽然——

「劈：拍：劈：拍：劈：拍」搶聲！……

紅丸販子豎起耳朵偷聽，心裏邊惴惴地在想：「不對！不對！……」女的張皇地放下懷裏的孩兒衝到門外：